

珍藏本

珍藏本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【清】鸳湖烟水散人◎等著

下卷

比目鱼

章台柳

好逑传

四巧说

兰花梦奇传

照世杯





珍藏本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【下卷】

【清】鸳湖烟水散人◎等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照世杯

〔清〕酌元亭主人 著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《照世杯》序

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：“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，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，乃为此游戏神通也？”今日：“唯唯，否否。东方朔善诙谐，庄子所言皆怪诞，夫亦托物见志也。与尝见先生长者，正襟敛容而谈，往往有目之为学究，病其迂腐，相率而去者矣。即或受教，亦不终日听之。且听之而欲卧，所谓正言不足悦耳，喻言之可也。”今冬，过西子湖头，与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纵谈今古，各出其著述，无非忧悯世道，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。昔有人听妇姑夜语，遂归而悟奕，岂通言儆俗，不足当午夜之钟，高僧之棒，屋漏之电光耶！

且小说者，史之余也。采闾巷之故事，绘一时之人情，妍媸不爽其报，善恶直剖其隐，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，惴惴然侧目而视，曰：“海内尚有若辈，存好恶之公，操是非之笔，盍其改志变虑，以无貽身后辱。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！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！”

吴山谐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




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《照世杯》 目录

卷一	七松园弄假成真	三九八
卷二	百和坊将无作有	四〇六
卷三	走安南玉马换猩绒	四一二
卷四	掘新坑慳鬼成财主	四二一

《照世杯》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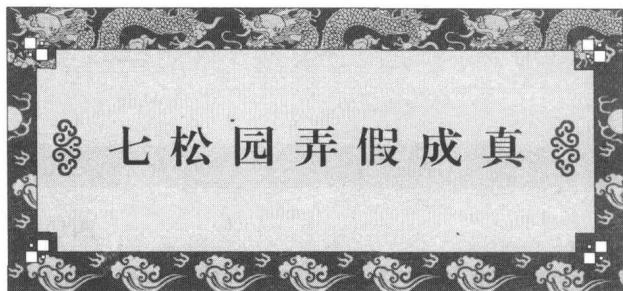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十大珍品小说文库

◆ 三九七 ◆





卷一



诗曰：

美人家住莫愁村，蓬头粗服朝与昏，
 门前车马似流水，户内不惊鸳鸯魂。
 座中一目识豪杰，无限相思少言说，
 有情不遂莫若死，背灯独扣芙蓉结。

这首古风，是一个才子赠妓女的。众人都道妓女的情假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；众人都道妓女的情滥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专；众人都道妓女的情薄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。这等看起来，古今有情种子，不要在深闺少艾中留心注目，但在青楼罗绮内广揽博收罢了。只是，妓女一般民有情假、情滥、情薄的，试看眼前那些倚门卖笑之低娼，搽脂抹粉之歪货，但晓得亲嘴咂舌是情，拈酸吃醋是情，眼挑脚勾是情，赔钱贴钞是情，轻打悄骂是情。那班轻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，也认做这便是情。更有一种假名士的妓女，情人字画，居然“诗伯”、“词宗”，遇客风云，满口“盟翁”、“社长”。还有一种学闺秀的妓女，乔称小姐，入门先要多金，冒托宦姬，见面定需厚礼。局面虽大，取财更巧，其被窝浪态，较甚于娼家，而座上戏调，何减于土妓。可怜把一个情字，生生汨没了，还要想他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此万万决不可得之理。我却反说妓女有情，反说妓女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这是甚么缘故？盖为我辈要存天理、存良心，不去做那偷香窃玉，败坏闺门的事。便是闺门中有多情绝色美人，我们也不敢去领教。但天生下一个才子出来，他那种痴情，虽不肯浪用，也未必肯安于不用。只得去寄迹秦楼，陶情楚馆，或者遇得着一两个有心人，便可偿今生之情缘了。所以，情字必须亲身阅历，才知道个中的甘苦。惟有妓女们，他阅人最多，那两只俏眼，一副俊心肠，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。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，便由你穷无立锥，少不得死心塌地，甘做荆钗布裙，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，中道弃夫；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，从一而死。看官们，听在下这回小说，便有许多人要将花柳径路从今决绝的；更有许多人将风月工夫从今做起的。

话说苏州一个秀士，姓阮讳苕，号江兰，年方弱冠，生得潇洒俊逸，诗词歌赋，举笔惊人。只是性情高傲，避俗如仇。父母要为他择配，他自己忖量道：“婚嫁之事，原该父母主张。但一日丝萝，即为百年琴瑟，比不得行云流水，易聚易散，这是要终日相对，终身相守的。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，可不憎嫌杀眉目，辱没杀枕席么！”遂立定主意，权辞父母道：“孩儿待成名之后，再议室家。”父母见他志气高大，甚是欢喜。且阮江兰年纪还小，便迟得一两年，也还不叫做旷夫。

有一日，阮江兰的厚友张少伯约他去举社，这张少伯家私虽不十分富厚，爱走名场，做人还在慷慨一边。是日举社，宾朋毕集，分散过诗题，便开筵饮酒，演了一本《浣纱记》。阮江兰啧啧羡慕道：“好一位西施，看他乍见范蠡，即订终身，绝无儿女子气，岂是寻常脂粉？”同席一友叫做乐多闻，接口道：“西施





不过一没廉耻女子耳！何足羡慕？”阮江兰见言语不投，并不去回答。演完半本，众人道：“《浣纱》是旧戏，看得厌烦了，将下本换了杂出罢。”扮末的送戏单到阮江兰席上来，乐多闻道：“不消扯开戏目，演一折《大江东》罢。”阮江兰道：“这一出戏不许做。”乐多闻道：“怎么不许做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平日见了关夫子圣像，少不得要跪拜。若一样妆做傀儡，我们饮酒作乐，岂不亵渎圣贤？”乐多闻大笑道：“老阮，你是少年人，想被迂夫子过了气，这等道学起来。”对着扮末的道：“你快分付戏房里妆扮。”阮江兰冷笑一笑，便起身道：“羞与汝辈为伍。”竟自洋洋拂袖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独自掩房就枕，翻来覆去，忽然害了相思病，想起戏场上的假西施来，意中辗转道：“死西施只好空想，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罢。闻得越地产名姝，我明日便扮装出门，到山阴去寻访。难道我阮江兰的时运，就不如范大夫了？”算计已定，一见窗格明亮，披着衣服下床，先叫醒书童焦绿，打点行囊，自家便去禀知父母。才走出大门，正遇着张少伯。阮江兰道：“兄长绝早往那里去？”张少伯道：“昨日得罪足下，不曾终席奉陪，特来请罪。”阮江兰道：“小弟逃席，实因乐多闻惹厌，不干吾兄事。”张少伯道：“乐多闻那个怪物，不过是小人之雄，一味犬吠正人，不知自家是井底蛙类，吾兄何必计较？”阮江兰道：“这种小人眼内也还容得，自然付之不论不议之列。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阴去，不及话别。今日一晤，正惬予怀。”张少伯道：“吾兄何时言归？好翘首伫望。”阮江兰道：“丈夫遨游山水，也定不得归期。大约严慈在堂，不久就要归省。”张少伯握手相送出城，候他上了船，才挥泪而别。

阮江兰一路无事，在舟中不过焚一炉香，读几卷古诗。到了杭州，要在西湖上赏玩，又止住道：“西湖风景不是草草可以领会，且待山阴回棹，恣意受用一番。”遂渡过钱塘江，觉得行了一程，便换一种好境界。船抵山阴，亲自去赁一所花园，安顿行李，便去登会稽山，游了阳明第十一洞天。又到宛委山眺望，心目怡爽。脚力有些告竭，徐徐步入城来。见一个所在，无数带儒巾穿红鞋子的相公，拥挤着盼望。阮江兰也挤进去，抬头看那宅第，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，写着“香兰社”。细问众人，知道是妇女做诗会。阮江兰不觉呆了，痴痴的踱到里面去。早有两三个仆役看见，便骂到：“你是什么方野人？不知道规矩。许多夫人、小姐在内里举社，你竟自闯进来么？”有一个后生怒目张牙，起来喝叱道：“这定是白日撞，锁去见官，敲断他脊梁筋！”一派喧嚷，早惊动那些锦心绣口的美人，走出珠帘，见众人争打一位美貌郎君，遂喝住道：“休得乱打。”仆役才远远散开。

阮江兰听得美人来解救，上前深躬唱喏，弯着腰再不起来，只管偷眼去看。众美人道：“你大胆扰乱清社，是甚么意思？”阮江兰道：“不佞是苏州人，为慕山阴风景，特到此间。闻得夫人、小姐续兰亭雅集，偶想闺人风雅，愧杀儒巾，不知不觉擅入华堂，望乞怜恕死罪。”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，因问道：“你也想入社么？我们社规严肃，初次入社要饮三管筲酒，才许分韵做诗。”阮江兰听见许他人社，踊跃狂喜道：“不佞还吃得几杯。”美人忙唤侍儿道：“可取一张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，准备文房四宝，先斟上三管筲入社酒过来。”阮江兰接酒在手，见那筲是尖底巨腮小口，足足容得二斤多许，乘着高兴，一饮而尽。众美人道：“好量！”阮江兰被美人赞得魂都掉了，愈加抖擞精神，忙取过第二管筲来，勉强撑持下肚。还留下些残酒，不曾吃得干净。侍儿执着壶在旁边催道：“吃完时，好重斟的。”阮江兰又咽下一口去，这一口便在腹肚内辘轳了。

原来阮江兰酒量，原未尝开垦过，平时吃肚脐眼大的钟子，还作三四口打发，略略过度，便要害起酒病来。今日雄饮两管筲，倒像樊哙撞鸿门宴，卮酒安足辞的吃法，也是他一种痴念，思想夹在明眸皓齿队里做个带柄的妇人，挨入朱颜翠袖丛中，假充个半雄的女子。拼着书生性命，结果这三大管筲。那知到第三杯上，嘴唇虽然领命，腹中先写了避谢的帖子。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，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。

众美人还在那里赞他量好，阮江兰却没福分顶这个花盆，有如泰山石压在头上，一寸一寸缩短了身体，不觉醉倒桌下去逃席。众美人大笑道：“无礼狂生，不如此惩戒，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渔郎可以问信。”随即唤侍女：“涂他一个花脸。”侍女争各拿了朱笔、墨笔，不管横七竖八，把阮江兰清清白白赛潘





安、似六郎的容颜，倏忽便成配享冷庙中的瘟神痘使。仆役们走来，抬头拽脚，直送到街上。那街道都是青石铺成的，阮江兰浓睡到日夕方醒，醉眼朦胧，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。渐渐身子寒冷，揉一揉眼，周围一望，才知帐顶就是天面，席褥就是地皮。惊骇道：“我如何拦街睡着？”立起身来，正要踏步归寓，早拥上无数顽皮孩童，拿着荆条，拾起瓦片，望着阮江兰打来。有几个喊道：“疯子！疯子！”又有几个喊道：“小鬼！小鬼！”

阮江兰不知他们是玩是笑，奈被打不过，只得抱头鼠窜，归到寓所。书童焦绿看见，掩嘴便笑。阮江兰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焦绿道：“相公想在那家串戏来？”阮江兰道：“我从不会串戏。这话说得可笑。”焦绿道：“若不曾串戏，因何开了小丑的花脸？”阮江兰也疑心起来，忙取镜子一照，自家笑道：“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，又叫我是疯子，原来为此。”焦绿取过水来，净了面。阮江兰越思想越恨，道：“那班蠢佳人，这等恶取笑，并不留一毫人情。辜负我老阮一片怜才之念。料想苕萝村也未必有接待的夷光。便有接待的夷光，不过也是蠢佳人慕名结社，摧残才子的行径罢了。再不要妄想了，不如回到吴门，留着我这干净面孔，晤对那些名窗净几，结识那些野鸟幽花，还不致出乖露丑。倘再不知进退，真要弄出话巴来。难道我面孔是铁打的？累上些瘢点，岂不是一生之玷？”遂唤焦绿收拾归装，接浙而行，连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。正是：

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

前有子猷，后有小阮。

说话阮江兰回家之日，众社友齐来探望，独有张少伯请他接风。吃酒中间，因问阮江兰道：“吾兄出游山阴，可曾访得一两个丽人？”阮江兰道：“说来也好笑，小弟此行，莫说丽人访不着，便访着了，也只好供他们嬉笑之具。总是古今风气不同，妇女好尚迥别。古时妇女还晓得以貌取人，譬如遇着潘安貌美就掷果，左思貌丑就掷瓦。虽是他们一偏好恶，也还眼里识货。大约文人才子，有三分颜色，便有十分风流，有一种蕴藉，便有百种俏丽。若只靠面貌上用工夫，那做戏子的，一般也有俊优，做奴才的，一般也有俊仆，只是他们面貌与俗气、俗骨是上天一齐秉赋来的。任你风流俏丽杀，也只看得，吃不得，一吃便嚼蜡了。偏恨此辈惯会败坏人家闺门。这皆是下流妇女，天赋他许多俗气、俗骨，好与那班下贱之人浹洽气脉浸淫骨髓。倘闺门习上流的，不学贞姬节妇，便该学名媛侠女。如红拂之奔李靖，文君之奔相如，皆是第一等大明眼、大侠肠的裙钗。近来风气不同，千金国色定要拣公子王孙，才肯配合。闺阁之家，间有美女，又皆贪图厚贄，嫁作妾媵。间或几个能诗善画的闺秀，口中也讲择人，究竟所择的，也未必是才子。可见佳人心事原不肯将才子横在胸中。况小弟一介寒素，那里轮流得着，真辜负我这一腔痴情了。”张少伯笑道：“吾兄要发泄痴情，何不到扬州青楼中一访？”阮江兰笑道：“若说着青楼中，那得有人物？”张少伯道：“从来多才多情的，皆出于青楼。如薛涛、真娘、素秋、亚仙、湘兰、素徽，难道不是妓家么？”阮江兰拍掌大叫：“有理！有理！请问到处有妓，吾兄何故独称扬州？”张少伯道：“扬州是隋皇歌舞、六朝佳丽之地，到今风流一脉，犹未零落。日前一友从彼处来，曾将花案诗句写在扇头，吾兄一看便知。”阮江兰接扇在手，读那上面的诗道：

皖容幽如空谷兰，镜怜好向月中看。

棠娇分外春酣雨，燕子催花片片拚。

阮江兰正在读罢神往之际，只见乐多闻跑进书房来，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我与老张结盟在前，老张与小阮结盟在后，今日两个对面吃酒，便背着我了。”张少伯道：“小弟这席酒因为江兰兄自山阴来，又要往扬州去。一来是洗尘，二来是送行。倘若邀过吾兄来，少不得也要出个分子，这倒是小弟不体谅了。”乐多闻道：“扬州有个敝同社在那里作官，小弟要去望他，同阮兄联舟何如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小弟还不就行，恐怕有误尊兄。”乐多闻道是他推却。酒也不吃，作别出门去了。阮江兰还宽坐一会才别。

且说乐多闻回家暗恼道：“方才小阮可恶之极，我好意挈他同行，怎便一口推阻？待我明日到他家





中一问。若是不曾起身便罢，倘若悄悄儿去了，决不与他干休。”那知阮江兰的心肠，恨不得有缩地之法，霎时到了扬州，那里管乐多闻来查谎？这乐多闻偏又多心，道是阮江兰轻薄说谎骗他，忙忙唤船，也赶到扬州，遍问关上饭店，并不知阮江兰的踪迹。

原来阮江兰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园里。他道扬州名胜，只有个平山堂：那画船箫鼓、游妓歌郎皆集于此，每日吃过饭，便循着寒河一带，览芳寻胜。看来看去，都是世俗之妓，再不见有超尘出色的女子。正在园中纳闷，书童焦绿慌慌走来道：“园主人叫我们搬行李哩，说是新到一位公子，要我们出这间屋与他。”阮江兰骂道：“我阮相公先住在此，那个敢来夺我的屋？”还不曾说完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园里，听见阮江兰不肯出房，大怒道：“众小厮可进去将这狗头的行李搬了出来！”阮江兰赶出书房门，正要发话，看见公子身边立着一位美貌丽人，只道是他家眷，便不开口，走了出来。园主人接着道：“阮相公莫怪小人无礼，因这位公子是应大爷，住不多几日就要去的。相公且权在这竹阁上停下，候他起身，再移进去罢了。”阮江兰见那竹阁也还幽雅，便叫书童搬行李上去。心中只管想那丽人，道是：“世间有这等绝色，反与蠢物受用。我辈枉有才貌，只好在画图中结交两个相知，眼皮上饱看几个尤物，那得能够沐浴脂香，亲承粉泽，做个一双两好？总之，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。隔世若投人身，该投在富贵之家，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，再不可做今世失时落运的才子了。”正是：

天莫生才子，才人会怨天。

牢骚如不作，早赐与婵娟。

阮江兰自此之后，时常在竹篱边偷望。有时见丽人在亭子中染画，有时见丽人凭栏对着流水长叹，有时见丽人蓬头焚香，有时见丽人在月下吟诗。阮江兰心魂荡漾，情不自持，走来走去，就像走马灯儿点上了火，不住团团转的一般。几番被应家下人呵斥，阮江兰再不理论。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里了。公子算计道：“这个馋眼饿胚，且叫他受我一场屈气。”忙叫小厮研墨，自家取了一张红叶笺，杜撰几句偷情话儿，用上一颗鲜红的小图印，钤封好了，命一个后生小厮，叫他：“送与竹阁上的阮相公。只说娘娘约到夜静相会，切不可露我的机关。”小厮笑了一笑，竟自持去。才走出竹篱门，只见阮江兰背剪着手，望着竹篱内叹气。小厮在他身后，轻轻拽了拽衣袖。阮江兰回头一看，见是应家的人，恐怕又惹他辱骂，慌忙跑回竹阁去。小厮跟到阁里，低低叫道：“阮相公，我来作成你好事的。”阮江兰还道是取笑，反严声厉色道：“胡说！我阮相公是正经人，你辄敢来取笑么？”小厮叹道：“好心认做驴肝肺，干折我娘娘一片雅情。”故意向袖中取出情书来，在阮江兰面前略晃一晃，依旧走了出去。阮江兰一时认真，上前扯住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向我说知就里，我买酒酬谢。”小厮道：“相公既然疑心，扯我做甚么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怪我，快快取出书来。”小厮道：“我这带柄的红娘，初次传书递柬，不是轻易打发的哩。”阮江兰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来送他。小厮接在手里，将书交付阮江兰。又道：“娘娘约你夜静相会，须放悄密些。”说罢，打阁外去了。阮江兰取书在鼻头上嗅了一阵，就如嗅出许多美人香来。拆开一看，书内写道：

妾幽如敛衽拜，具书阮郎台下，素知足下钟情妾身，奈无缘相见。今夜乘拙夫他出，足下可于月明人静之后，跳墙而来，妾在花阴深处，专候张生也。

阮江兰手舞足蹈，狂喜起来。坐在阁上，呆等那日色落山，死盼那月轮降世，又出阁打听消息。只见应公子身穿着簇新衣服，乔模乔样的，后面跟着三四个家人，夹了毡包，一齐下小船里去了。又走回一个家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大爷分付道，早闭上园门，今夜不得回来。这四面旷野，须小心防贼要紧。”阮江兰听得，暗笑道：“呆公子，你只好防园外的贼，那里防得我这园内的偷花贼？”

将次更阑，挨身到竹篱边，推一推门，那门是虚掩上的。阮江兰道：“美人用意，何等周致！你看他先把门儿开在这里了。”跨进门槛，靠着花架走去。阮江兰原是熟路，便直达卧室。但第一次偷婆娘，未免有些胆怯，心欲前而足不前，趑趄趑趄，早被一块砖头绊倒。众家人齐声喊道：“甚么响？”走过来不问





是贼不是贼，先打上一顿，拿条索子绑在柱上。阮江兰喊道：“我是阮相公，你们也不认得么？”众家人道：“那个管你软相公、硬相公，但夤夜入人家，非奸即贼，任你招成那一个罪名。”阮江兰又喊道：“绑得麻木了，快些放我罢。”家人道：“我们怎敢擅放？待大爷回来发落。”阮江兰道：“我不怕甚么，现是你娘娘约我来的。”忽见里面开了房门，走出那位丽人来，骂道：“何处狂生，平白冤我夤夜约你！”阮江兰道：“现有亲笔书在此，难道我无因而至？你若果然是个情种，小生甘心为你而死。你既接我于大门之外，毫不怜念，我岂轻生之浪子哉！”那丽人默然不语，暗地踌躇道：“我看此生风流倜傥，磊落不羁，倒是可托终身之人。只是我并不曾写书约他，他这样孟浪而来，必定有个缘故。”叫家人搜他的身边。那些家人一齐动手，搜出一幅花笺来。丽人看了，却认得是应公子笔迹，当时猜破机关，亲自替阮江兰解缚，送他出去，正是：

多情窈窕女，爱杀可怜人。

不信桃花落，渔郎犹问津。

你道这两人是那一个？原来是扬州名妓，那花案上第一个，叫做畹容的便是。这畹娘性好雅淡，能工诗赋，虽在风尘中，极要拣择长短，留心数年，莫说郑元和是空谷足音，连卖油郎也是稀世活宝。择来择去，并无合着己意的。畹娘镇日闭户，不肯招揽那些语言无味、面目可憎之人，且诙谐笑傲，时常弄出是非来。老鸨本意要女儿做个摇钱树，谁知倒做了惹祸胎，不情愿留他在身边。得了应公子五百余金，瞒神瞒鬼，将一乘轿子抬来，交付应公子。畹娘落在火坑，也无可奈何，不觉染成一病。应公子还觉知趣，便不去歪缠，借这七松园与他养病。那一夜放走阮生之时，众家人候公子到来，预先下石畹娘，说是：“绑得端端正正的，被畹娘放了。”公子正要发作，畹娘反说出一篇道理来，道：“妾身既入君门，便属君家妻妾，岂有冒名偷情、辱没自家闺闾之理？风闻自外，不说君家戏局，反使妾抱不白之名，即君家亦蒙不明之诮，岂是正人君子所为？”应公子目定口呆，羞惭满面。畹娘从此茶饭都减，病势转剧。应公子求神请医，慌个不了。那知畹娘起初害的还是厌恶公子、失身非偶的病痛，近来新害的却是爱上阮江兰、相思抑郁的症候。这相思抑郁的症候，不是药饵可以救得，针砭可以治得，必须一剂活人参汤，才能回生起死。畹娘千算万计，扶病写了一封书，寄与那有情的阮郎，指望阮郎做个医心病的卢扁，那知反做了误杀人的庸医。这是甚么缘故？

原来阮江兰自幼父母爱之如宝，大气儿也不敢呵着他，便是上学读书，从不曾经过一下竹片，娇生娇养，比女儿还不同些。前番被山阴妇女涂了花脸，还心上懊悔不过，今番受这雨点的拳头脚尖，着肉的麻绳铁索，便由你顶尖好色的痴人，没奈何也要回头，熬一熬火性。又接着畹娘这封性急的情书，便真正嫡笔，阮江兰也不敢认这个犯头。接书在手，反拿去出首，当面羞辱应公子一场。应公子疑心道：“我只假过一次书，难道这封书又是我假的？”拆开一看，书上写道：

足下月夜虚惊，皆奸谋预布之地，虽小受折挫，妾已心感深情。倘能出我水火，生死以之，即白头无怨也。

应公子不曾看完，勃然大发雷霆，赶进房内，痛挞畹娘。立刻唤了老鸨来，叫他领去。阮江兰目击这番光景，心如刀割，尾在畹娘轿后，直等轿子住了，才纳闷而归。迟了几日，阮江兰偷问应家下人，备知畹娘原委，放心不下，复进城到畹娘家去询视。老鸨回说：“女儿卧病在床，不便相见。”阮江兰取出三两一锭，递与老鸨。老鸨道：“银子我且收下，待女儿病好，相公再来罢。”阮江兰道：“小生原为看病而来，并无他念。但在畹娘卧榻边，容我另支一榻相伴，便当厚谢妈妈。”老鸨见这个雄儿是肯出手的，还有甚么作难？便一直引到床前。畹娘一见，但以手招阮江兰，含泪不语。阮江兰道：“玉体违和，该善自调摄。小生在此，欲侍奉汤药，未审尊意见许否？”畹娘点头作喜。从此阮江兰竟移了铺盖来，寓在畹娘家里，一应供给，尽出己资。且喜畹娘病好，下床梳洗，艳妆浓饰，拜谢阮江兰。当夜自荐枕席，共欢鱼水。正是：





银缸照冰簟，珀枕坠金钗。

云散雨方歇，佳人春满怀。

两个在被窝之中，订了百年厮守的姻缘，相亲相爱，起坐不离。但小娘爱俏，老鸨爱钞，是千百年铁板铸定的旧话。阮江兰初时还有几两孔方，热一热老鸨的手，亮一亮老鸨的眼，塞一塞老鸨的口，及至囊橐用尽，渐渐要拿衣服去编字号，老鸨手也光棍了，眼也势利了，口也零碎了。阮江兰平日极有性气，不知怎么到此地，任凭老鸨嘲笑怒骂，一毫不动声色，就像受过戒的禅和子。

有一日，扬州许多恶少，同着一位下路朋友来闯寡门。老鸨正没处发挥，对着众人一五一十的告诉道：“我的女儿已是从小过了，偏他骨头作痒，又要出来接客。应公子立逼取足身价，老身东借债、西借债，方得凑完。若是女儿有良心的，见我这般苦恼，便该用心赚钱。偏又恋着一个没来历的穷鬼，反要老娘拿闲饭养他。许多有意思的主客，被他关着房门，尽打断了。众位相公思想一想，可有这样道理么？”那班恶少裸袖挥拳道：“老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替你赶他出门。”一齐拥进房里，正要动手，那一个下路朋友止住道：“盟兄不须造次，这是敝同社江兰兄。”阮江兰认了一认，才知道是乐多闻。

众人坐下，乐多闻道：“小弟谬托在声气中，当日相约同舟，何故拒绝过甚？莫不是小弟身上有俗人气习，怕过了吾兄么？”阮江兰道：“不是吾兄有俗人气习，还是小弟自谅不敢奉陪。”乐多闻讥诮道：“这样好娘娘，吾兄也该做个大老官，带挈我们领一领大教。为何闭门做嫖客？”阮江兰两眼看着晚娘，只当不曾听见。乐多闻又将手中一把扇子递与晚娘道：“小弟久慕大笔，粗扇上，要求几笔兰花，幸即赐教。”晚娘并不做腔，取过一枝画笔，就用那砚池里残墨，任意画完了。众人称羡不已。乐多闻道：“这一面是娘娘的画，那一面少不得江兰兄的诗，难道辞得小弟么？”江兰胡乱写完，乐多闻念道：

古木秋厚散落晖，王孙叩桷不能归。

骄人惭愧称贫贱，世路何妨骂布衣。

晚娘晓得是讥刺乐多闻，暗自含笑。乐多闻不解其中意思，欢欢喜喜，同着众人出门。那老鸨实指望劳动这些天神、天将，退送灾星出宫。那知求诗求画，反讲做一家，心上又添一番气恼。只得施展出调虎离山之法，另置一所房屋，将晚娘藏过，弄得阮江兰似香火无主冷庙里的神鬼。正是：

累累丧家之狗，惶惶落汤之鸡。

前辈元和榜样，卑田院里堪凄。

不提阮江兰落寞。话说乐多闻回到苏州，将一把扇子到处卖弄。遇着一个明眼人，解说那阮江兰的诗句，道是：“明明笑骂，怎还宝贝般拿在手里，出自己的丑态？”乐多闻衔恨，满城布散流言说：“阮江兰在扬州嫖得精光，被老鸨赶出大门，亲眼见他在街上讨饭。”众朋友闻知，也有惋惜的，也有做笑话传播的。独有张少伯着急，向乐多闻处问了女客名姓，连夜叫船赶到扬州。

访的确了晚娘住居，敲进门去，深深向老鸨唱喏，老鸨问道：“尊客要见我女儿么？”张少伯道：“在下特地相访。”老鸨道：“尊客莫怪老身，其实不能相会了。”张少伯询问来历，老鸨道：“再莫要提起，只因我女儿爱上一个穷人，一心一念要嫁他，这几日那穷人不在面前，啼啼哭哭，不肯接客，叫老身也没奈何。”张少伯道：“既然是你令爱不肯接客，你们行户人家可经得一日冷落的？他既看上一个情人，将来也须防他逃走。稍不遂他的意，寻起一条死路来，你老人家贴了棺材，还带累人命官司哩。不如趁早出脱这滞货，再讨一两个赚钱的，这便人财两得。”老鸨见他说得有理，沉吟一会，道：“出脱是极妙的，但一时寻不出主客来。”张少伯道：“你令爱多少身价？”老鸨道：“是五百金。”张少伯道：“若是减价求售，在下还娶得起，倘要索高价，便不敢担当。”老鸨急要推出大门，自家减价道：“极少也须四百金。再少便挪移不去。”张少伯道：“你既说定四百金，我即取来兑与你，只是即日要过门的。”老鸨道：“这不消说得。”张少伯叫仆从卸下背箱来，老鸨引到自家房里，取出了银子，充足数目。正交赎身文契，忽听得外面敲门响，老鸨听一听，却是阮江兰声气，便不开门。张少伯道：“敲门的是哪个？”老鸨道：“就是我女儿嫁的那穷



鬼,叫做甚么阮江兰。”张少伯道:“正是,我倒少算计了,你虽将女儿嫁我,却不曾与你女儿讲通,设使一时不情愿出门,你如何勉强得?”老鸨道:“不妨,你只消叫一乘轿子在门前,我自 lawful 度,可令一位大叔远远跟着,不可露出行径来。”张少伯道:“我晓得了。”忙开门送出来,老鸨四面一望,不见阮江兰在门外。放心大胆,回身进去,和颜悦色对女儿说道:“我们搬在此处,地方太偏僻,相熟朋友不见有一个来走动,我想坐吃山空,不如还搬到旧地,你心下何如?”晚娘想一想道:“我那心上人,久不得他音信,必是找不到此处,若重到旧居,或者可以相会。”遂点头应允。

老鸨故意收拾皮箱物件,晚娘又向镜前掠鬓梳头,满望牛郎一度。老鸨转一转身,向晚娘道:“我在此发家伙,你先到那边去照管。现有轿子在门前哩。”晚娘并不疑心,莲步慢挪,湘裙微动上了轿。老鸨出来,与张家小厮做手势,打个照会,那轿夫如飞的抬了去,张家小厮也如飞的跟着轿子。后面又有一人如飞的赶来,扯着张家小厮。原来这小厮叫做秋星,两只脚正跑得高兴,忽被人拽了衣服,急得口中乱骂。回过头来,只见后面那一个人破巾破服,好似乞食的王孙、不第的苏子,又觉有些面善。那一个人也不等秋星开口,先自通名姓道:“我是阮相公,你缘何忘了?”秋星“哎哟”道:“小人眼花!连阮相公竟不认得。该死!该死!”阮江兰道:“你匆忙跟这轿子往那里去?”秋星道:“我家相公新娶一个名妓,我跟着上船去哩。”阮江兰还要盘问,秋星解一解衣服,露出胸脯,撒脚的去。

原来阮江兰因老鸨拆开之后,一心尚牵挂晚娘,住饭店里,到处访问消息。这一日正寻得着,又闭门不纳。阮江兰闷恹恹在旁边寺院里闲踱,思想觑个方便好进去,虽一条肚肠放在门内,那一双饿眼远远射在门外。见了一乘轿子出来,便像王母云车,恨不得攀辕留驾。偏那两个轿夫比长兴脚子更跑得迅速。阮江兰却认得轿后的是秋星,扯着一问,才知他主人娶了晚娘。一时发怒,要赶到张少伯那边,拼个你死我活。争奈着了这一口气,下部尽软了,挪不上三两步,恰恰遇着冤家对头。那张少伯面带喜容,抢上前来,深躬大喏道:“久别吾兄,渴想之极。”

阮江兰礼也不回,大声责备道:“你这假谦恭哄那个?横竖不过有几两铜臭,便如此大胆,硬夺朋友妻妾!”张少伯道:“我们相别许多时,不知你见教的那一件?”阮江兰道:“人儿现已抬在船上,反佯推不知么?”张少伯哈哈大笑道:“我只道那件事儿得罪,原来为这一个娼家。小弟虽是淡薄财主,也还亏这些臭铜换得美人来家受用。吾兄只好想天鹅肉吃罢了。”阮江兰道:“你不要卖弄家私,只将你倒吊起来,腹中看可有半点墨水?”张少伯道:“我的腹中固欠墨水,只怕你也是空好看哩。”阮江兰道:“不敢夸口说,我这笔尖儿戳得死你这等白丁哩。”张少伯道:“空口无准,你既自恃才高,便该中举、中进士,怎么像叫花子的形状,拿着赶狗棒儿骂皇帝——贵贱也不自量。”阮江兰冷笑道:“待我中一个举人、进士,好让你们小人来势利的。”说罢竟走去了。正是:

相恶无好友,相骂无好口,

我见绸缪时,平昔肉与酒。

话说阮江兰被老张一段激发,倒把思想晚娘之念,丢在东洋大海了,一时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肠。连夜回去,闭关读书,一切诗词歌赋,置之高阁,平日相好朋友,概不接见。

父母见他潜心攻苦,竭力治办好饮食,伺前伺后,要他多吃得一口,心下便加倍快活。埋头三年,正逢大比,宗师秉公取士,录在一等,为没有盘缠动身,到了七月将尽,尚淹留家下。父母又因坐吃山空,无处借贷,低着头儿纳闷。忽然走一个小厮进来,夹着朱红拜匣。阮老者认得是张家的秋星,揭开拜匣一看,见封筒上写着“程仪十两”,连忙叫出儿子,说:“张家送了盘费来。”阮江兰不见犹可,见了分外焦躁道:“是张少伯,分明来奚落。”他拿起拜匣,往阶墀上一掷。秋星捣鬼道:“我相公送你盘费,又不希图甚么,如何妆这样嘴脸?”拾起拜匣,出门去了。

阮老者道:“张少伯是你同窗好友,送来程仪,便该领谢才是,如何反去抵触他?”阮江兰切齿道:“孩儿宁可沿路叫化进京,决不受这小人无义之财。”阮老者不知就里,只管再三埋怨。又见学里门斗顾亦齐,走来催促道:“众相公俱已进京,你家相公怎么还不动身?”阮老者道:“不瞒你说,前日在县里领了盘





费来,又杂米买柴用去,如今向那个开口?”顾亦齐道:“不妨不妨,我有十两银子,快拿去作速起身罢。”阮江兰感激了几句,别过父母,带领焦绿,上京应试。刚刚到得应天府,次日便进头场,果然篇篇掷地作金石,笔笔临池散蕊花。

原来有意思的才人,再不肯留心举业。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,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,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;若将一分才用在画上,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;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,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。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,都坐这个病痛。阮江兰天分既好,又加上三年苦功,还怕甚么广寒宫的桂花,没有上天梯子,去拿利斧头折他么?正是:

为学如务农,粒粒验收成。

不勤则不获,质美宜加功。

阮江兰出场之后,看见监场御史告示写道:“放榜日近,生员毋得归家。如违,拿歇家重究。”阮江兰只得住下,寓中闲寂不过,走到街上去散闷,撞到应天府门前,只见搭棚挂彩,红缎扎就一座龙门,再走进去,又见一座亭子内供着那踢斗的魁星。两廊排设的尽是风糖胶果,独有一张桌子上更觉加倍摆列齐整。只见:

颤巍巍的风糖,酷肖楼台殿阁;齐臻臻的胶果,恍如花鸟人禽。蜂蝶闻香而绕座,中心好之;猿猴望影而垂涎,未尝饱也。须自上方称盛典,移来南国宴春元。

阮江兰问那承值的军健,才知道明日放榜,预先端正下鹿鸣宴。那分外齐整的是解元桌面。阮江兰一心羡慕,不知自己可有这样福分。又一心妒忌,不知那个有造化的吃他。早是出了神,往前一撞,摇倒了两碗风糖,走拢两三个军健,一把扯住,要捉拿见官。阮江兰慌了,情愿赔还。军健道:“这都是一月前定做下的,那里去买?”阮江兰再三哀告,军健才许他跟到下处,逼取四两银子。又气又恼,一夜睡不着,略闭上睛,便梦见风糖、胶果,排在前面,反惊得一身冷汗。叹口气道:“别人中解元,我替他备桌面,真是晦气。侥幸中了还好,若是下第,何处措办盘费回家?”翻来覆去,辗转思量。忽听耳根边一派喧嚷,早有几个汉子从被窝里扶起来,替他穿了衣服、鞋袜,要他写喜钱。阮江兰此时如立在云端里,牙齿捉对儿的打交,浑身发颤儿的缩抖,不知是梦里,是醒里。看了试录,见自家是解元,才叫一声“惭愧”,慌忙打点去赴宴。

一走进应天府,只见地下跪着几个带红毡帽的磕头捣蒜,只求饶恕。阮江兰知道是昨日扯着要赔钱的军健,并不较论。吃宴了毕,回到寓所,同乡的没一个不送礼来贺。阮江兰要塞张少伯的口,急急回家,门前早已竖了四根旗竿。相见父母,各各欢喜。少顷,房中走出一个标致的丫鬟来,说道:“娘要出来相见哩。”阮江兰只道是那个亲戚家的,呆呆的盘问。父母道:“孩儿,你倒忘记了,当初在扬州时,可曾与一个畹娘订终身之约么?”阮江兰变色道:“这话提他则甚?”父母道:“孩儿,你这件事负不得心。张少伯特送他来与你成亲,岂可以一旦富贵,遂改前言?”阮江兰指着门外骂道:“那张少伯小畜生,我决不与他干休。孩儿昔日在扬州,与畹娘订了同衾同穴之约,被张少伯挟富娶去,反辱骂孩儿一场。便是孩儿奋志读书,皆从他辱骂而起。若论畹娘也只好算一个随波逐浪的女客,盟誓未冷,旋嫁他人。虽然是妓家本色,只是初时设盟设誓者何心?后来输情服意荐他人枕席者又何心?既要如此,何苦在牝牡骀黄之外结交我这穷汉?可不辜负了他那双眼睛?如今张少伯见孩儿侥幸,便想送畹娘来赎罪。孩儿至愚不肖,决不肯收此失节之妇,以污清白之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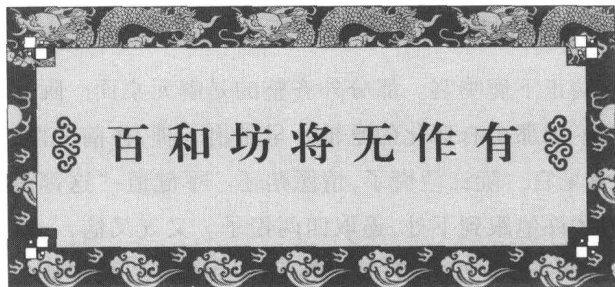
正说得激烈,里面走出畹娘来,娇声婉气的说道:“阮郎,你不要错怪了人。那张少伯分明是押衙一流人物。”阮江兰背着身体笑道:“好个为自家娶老婆的古押衙!”畹娘道:“你不要在梦里骂人,待奴家细细说出原委来。昔日郎君与妾相昵,有一个姓乐的撞来,郎君曾做诗讥诮他。他衔恨不过,便在苏州谎说郎君狎邪狼狽,仿了郑元和的行止。张少伯信以为真,变卖田产,带了银子星夜赶来,为妾赎身。妾为老鸨计赚,哄到他船上,一时间要寻死觅活。谁知张少伯不是要娶我,原是为郎君娶下的。”





阮江兰又笑道：“既为我娶下，何不彼时就做一个现人情？”囡娘道：“这又有个话说，他道郎君是天生才子，只不肯沉潜读书，恐妾归君子之后，未免流连房闱，便致废弃本业。不是成就郎君，反是貽害郎君了。所以当面笑骂，总是激励郎君一片踊跃功名的念头。妾到他家里，另置一间房屋安顿妾身。以弟妇相待，便是张宅夫人亦以妯娌相称。后来听得郎君闭关读书，私自庆幸。见郎君取了科举，晓得无力进京，又馈送路费。郎君乃掷之大门之外，只得转托顾门斗送来。难道郎君就不是解人？以精穷之门斗，那得有十金资助贫士？这件事上，不该省悟么？前日得了郎君发解之信，朝天四拜道是：‘姻缘担子，此番才得卸肩。’如此周旋苦心，虽押衙亦不能及。若郎君疑妾有不自白之行，妾亦无足惜，但埋没了热肠侠士，妾惟有立死君前，以表彰心迹而已。”阮江兰汗流浹背，如大梦方醒。两个老人家啧啧称道不绝，阮江兰才请过囡娘来，拜见公婆，又交拜了。随即叫两乘轿子，到张少伯家去，请他夫妇拜谢。从此两家世世往来，竟成了异姓兄弟。

卷二



造化小儿强作宰，穷通切莫怨浮沉。
使心运智徒劳力，掘地偷天枉费心。
忙里寻闲真是乐，静中守拙有清音。
早知苟得原非得，须信机深祸亦深。

丈夫生在上，伟然七尺，该在骨头上磨练出人品，心肝上呕吐出文章，胼胝上挣扎出财帛。若人品不在骨头上磨练，便是庸流；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，便是浮论；财帛不在胼胝上挣扎，便是虚花。且莫提起人品、文章，只说那财帛一件，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业，成人就想子禄妻财。我道这妄想心肠，虽有如来转世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能斩绝世界上这一点病根。

且说明朝叔季年间，有一个积年在场外说嘴的童生，他姓欧，单名醉，自号滁山。少年时有些临机应变的聪明，道听途说的学问，每逢考较，府县一般高高的挂着，到了提学衙门，就像铁门槛，再爬不进这一层。自家虽在孙山之外，脾味却喜骂人，从案首直数到案末，说某小子一字不识，某富家多金夤缘，某乡绅自荐子弟，某官府开报神童，一时便有许多同类，你唱我和，竟成了大党。时人题他一个总名，叫做“童世界”，又起欧滁山绰号叫做“童妖”。他也居之不疑，俨然是童生队里的名士。但年近三十，在场外夸得口，在场内藏不得拙，那摘不尽的髭髯，渐渐连腮搭鬓，缩不小的身体，渐渐伟质魁形。还亏他总不服老，卷面上“未冠”两个字，像印板刻成的，再不改换。众人虽则晓得他功名淹蹇，却不晓得他功名愆期。他自父母亡后，留下一个未适人的老丫头，小名秋葵，做了应急妻室。家中还有一个小厮，一个苍头。那苍头耳是聋的，只好挑水烧锅，惟有小厮叫做鹤淥，眼尖口快，举动刁钻，与秋葵有一手儿。欧滁山时常拈酸吃醋，亲戚们劝他娶亲，只是不肯。有的说：“他志气高大，或者待进学后才议婚姻。”不





知欧滁山心事全不为此,他要做个现成财主女婿,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。横了这个见解,把岁月都蹉跎过了。又见同社们也有进学的,也有出贡的,再不得轮流到自己。且后进时髦,日盛一日,未免做了前辈童生。要告致仕,又恐冤屈了那满腹文章、十年灯火。忽然想起一个出贡的朋友姜天淳,现在北直真定作县,要去秋风。

他带了鹤淥出门,留苍头看家。朝行暮宿,换了几番舟车陆马,才抵真定。自家瞒去童生脚色,分付鹤淥在人前说是名士秀才。会过姜天淳,便拜本地乡室,乡宦们知道是父母官的同乡同社,又是名士,尽来送下程请酒,欧滁山倒应接不暇。一连说过几桩分上,得了七百余金。我道欧滁山簇新做游客,那得如此获利?

原来他走的是衙门线索,一应书办快手,尽是眷社盟弟的帖子到门亲拜。还抄窃时人的诗句,写在半金半白的扉子上,落款又写“拙作请教”,每人送一把,做见面人情。那班衙门里朋友,最好结交,他也不知道甚么是名士,但见扇子上有一首歪诗,你也称好,我也道妙,大家捡极肥的分上送来,奉承这诗伯。欧滁山也不管事之是非,理之屈直,一味拿出名士腔调来,强要姜天淳如何审断,如何注销。若有半点不依他,从清晨直累到黄昏,缠扰个不了。做官人的心性,那里耐烦得这许多。说一件准一件,只图耳根干净,面前清洁便罢了。所以游客有四种熬他不得的去处:

不识羞的厚脸,惯撒泼的鸟嘴。

会做作的乔样,弄虚头的辣手。

世上尊其名曰“游客”。我道游者,流也,客者,民也,虽内中贤愚不等,但抽丰一途,最好纳污藏垢,假秀才、假名士、假乡绅、假公子、假书帖,光棍作为,无所不至。今日流在这里,明日流在那里,扰害地方,侵渔官府,见面时称功颂德,背地里捏禁拿讹。游道至今日大坏,半坏于此辈流民,倒把真正豪杰、韵士、山人、词客的车辙,一例都行不通了。歉的带坏好的,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,攒着眉,跌着脚,如生人遇着勾死鬼的一般害怕。若是礼单上有一把诗扉,就像见了大黄巴豆,遇着头疼,吃着泄肚的。就是衙役们晓得这一班是惹厌不讨好的怪物,连传帖相见,也要勒捐纸包。

我曾见越中一游客,谒某县令,经月不见回拜,游客排门大骂,县令痛恶,遣役投帖送下程。游客恬不为耻,将下程全收,缴礼之时,嫌酒少,叱令重易大坛三白。翌日果负大坛至,游客以为得计,先用大碗尝试,仅咽一口,呕吐几死,始知坛中所贮者乃溺也。我劝自爱的游客们,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吃,只该甘穷闭户。便是少柴少米,宁可受妻子的怨谯,决不可受富贵场内的怠慢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欧滁山一日送客,只见无数脚夫,挑着四五十只皮箱,后面十多乘轿子,陆续进那大宅子里去了。欧滁山道:“是那里来的官家?”忙叫鹤淥访问,好去拜他的。鹤淥去不多时,走回复道:“是对门新搬来的。说是河间府屠老爷小奶奶。屠老爷在淮扬做道,这小奶奶是扬州人,姓缪。如今他家老爷死在任上,只有一个叔子叫做三太爷,同着小奶奶在这边住。”欧滁山道:“既是河间人,怎么倒在这里住下?”鹤淥道:“打破沙锅问到底,我那知他家的事故?”欧滁山骂了几声“蠢奴才”,又接着本地朋友来会,偶然问及河间屠乡宦。那朋友也道:“这乡宦已作古人了。”欧滁山假嗟叹一回,两个又讲些闲话才别。

次日,见鹤淥传进帖子来道:“屠太爷来面拜了。”欧滁山忙整衣衫,出来迎接。只见那三太爷打扮:

头戴一顶方巾,脚穿一双朱履。扯偏袖,宛似书呆出相,打深躬,恰如道士伏章,主人看坐,两眼朝天,仆子送茶,一气入口。先叙了久仰久慕,才问起尊姓尊名。混沌不知礼貌,老生怀葛之夫,村愚假学谦恭,一团酒肉之相。

欧滁山分宾主坐下,拱了两拱,说几句初见面的套话。三太爷并不答应,只把耳朵侧着,呆睁了两只铜铃的眼睛。欧滁山老大诧异,旁边早走上一个后生管家,悄悄说道:“家太爷耳背,不晓得攀谈,相公莫要见怪。”欧滁山道:“说那里话,你家老爷在生时,与我极相好,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执了。怎么讲个怪字?”只问那管家的姓名。后生道:“小的姓徐。”欧滁山接口道:“徐大叔,你家老爷做官清廉,可有





多少官囊么？”徐管家道：“家老爷当时也曾买下万金田产，至于内里囊囊都是扬州奶奶掌管，也够受用半世。”欧滁山道：“这等你家日子还好过哩。”只见三太爷坐在对面，咂嘴咂舌的叫道：“小厮拿过拜匣来，送与欧相公。”又朝着滁山拱手道：“藉重大笔。”欧滁山揭开拜匣，里面是一封银子，写着“笔资八两”，不知他是写围屏、写轴子、画水山、画行乐。着了急，忙推辞道：“学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，不曾有余暇工夫摹效黄庭，宗法北苑。若是要做祭文、寿文，还不敢逊让。倘以笔墨相委，这便难领教了。”三太爷口内唧了几十声，才说出两个字来道：“求文！求文！”倒是徐管家代说道：“家老爷死后，生平节概，无人表白，昨日闻得欧相公是海内名士，特求一篇墓志。些微薄礼，聊当润笔。”欧滁山笑道：“这何难？明日便有，尊礼还是带回去。”徐管家道：“相公不收，怎么敢动劳？”欧滁山道：“若论我的文章，当代要推大匠。就是本地士绅求序求传，等上轮个月才有。但念你老爷旧日相与情分，不便受这重礼，待草完墓志，一并送还。”徐管家见三太爷在椅子上打瞌睡，走去摇醒了，搀他出门。欧滁山进来暗喜道：“我老欧今日的文章才值钱，当时做童生，每次出去考，经营惨淡，构成两篇，定要赔卷子，贴供给。谁知出来做游客，这般燥脾，一篇墓志打甚么紧，也送八两银子来，毕竟名下好题诗也。不过因我是名士，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发。”研起墨来，捏着一管笔，只管摇头摆脑的吟哦，倒默记出自家许多小题来。要安放在上面，不知用那一句好，千踌躇，万算计，忽然大叫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取出《古文必读》，用那《祭十二郎文》，改头换尾，写得清清楚楚，叫鹁渚跟了，一直到对门来。

徐管家迎见，引至客堂，请出三太爷来相见。欧滁山送上墓志，三太爷接在手里，将两眼觑在字上，极口的道：“好！”又叫徐管家拿进去与奶奶看。欧滁山听见奶奶是识字的，毛孔都痒将起来。徐管家又传说：“奶奶分付，请欧相公吃一杯南酒去。”欧滁山好象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身也不敢动，口中先递了诚欢诚忭的谢表。摆上酒肴，一时间山珍海错，罗列满前，真个大人家举止，就如预备在家里的。欧滁山显出那猪八戒的手段来，件件都啖得尽兴，千欢万喜回去了。

迟不上几日，徐管家又来相请。欧滁山尝过一次甜头儿，脚跟不知不觉的走得飞快。才就客位坐下，只听得里面环珮叮当，似玉人甫离绣阁；麝兰氤氲，如仙女初下瑶阶。先走出两个女婢来，说道：“奶奶亲自拜谢欧相公。”滁山未及答应，那一位缪奶奶袅袅娜娜的，走将出来。女婢铺下红毡，慌得欧滁山手足无措，不知朝南朝北，还了礼数。缪奶奶娇声颤语道：“妾夫见背，默默无闻，得先生片语表彰，不独未亡人衔感，即泉下亦顶戴不朽。”欧滁山连称“不敢”。偷眼去瞧他，虽不见得十分美貌，还有七种风情：

眼儿是骚的，嘴儿是甜的，
身体儿是动的，脚尖儿是趂的。
脸儿是侧的，颈儿是扭的，
纤纤指甲儿是露出来的。

欧滁山看得仔细，那眼光早射到裙带底下，虚火发动，自家裤裆里活跳起来，险些儿磨穿了几层衣服。又怕不好看相，只得弯着腰告辞出来。回到寓中，已是黄昏时候，一点淫心忍耐不住，关了房门，坐在椅子上，请出那作怪的光郎头来，虚空模拟，就用五姐作缘，闭上眼睛，伸直了两只腿，勒上勒下。口中正叫着“心肝乖乖”，不期对面桌子下，躲着一个白日撞的贼，不知几时闪进来的，蹲在对面，声也不响，气也不喘，被欧滁山滚热的精华，直冒了一脸，那贼“呀”的叫喊起来，倒吓了欧滁山一跳。此时滁山是作丧之后，昏昏沉沉，四肢瘫软，才叫得一声“有贼”，那贼拨开门闩，已跳在门外。欧滁山赶去捉他，那贼摇手道：“你要赶我，我便说出你的丑态来了。”欧滁山不觉又羞又笑，那贼已穿街走巷，去得无影无踪。欧滁山只得回来。查一查银子，尚喜不曾出脱，大骂鹁渚。

原来鹁渚是缪家的大叔们请他在酒馆中一乐，吃得酩酊大醉，昏天黑地，睡在椿凳上，那里知道有贼没贼。欧滁山也没奈何，自己点了灯，四面照一照，才去安寝。睡便睡在床上，一心想着缪奶奶，道：“是这般一个美人，又有厚贻，若肯转嫁我，倒是不求而至的安稳富翁。且待明日，向他徐管家讨些口





气,倘有一线可入,夤缘进去,做个补代,不怕一生不享荣华。”翻来覆去,用心过度,再也睡不着。到四更天气,才闭上眼,又梦见贼来,开了皮箱,将他七百两头装在搭包里。欧滁山急得眼里冒出火来,顾不得性命,精光的爬下床来,口中乱喊:“捉贼!”那鹁渚在醉乡中,霎时惊醒了,也赤身滚起来,暗地里恰恰撞着欧滁山,不由分说,扯起钉耙样的拳头,照着欧滁山头脸上乱打。欧滁山熬不过疼痛,将头脸靠住鹁渚怀里,把他精身体上死咬。两个扭做一团,滚在地下。你骂我是强盗,我骂你是贼徒。累到天明,气力用尽。欧滁山的梦神也告消乏了,鹁渚的醉魔也打疲倦了。大家抱头抱脚的,欹跨睡在门槛上。直睡到日出三竿,鸡啼傍午,主仆两人才醒。各自揉一揉睡眼,都叫诧异。欧滁山觉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,忙取镜子一照,惊讶道:“我怎么脱换一个青面小鬼,连头脚都这般峥嵘了。”鹁渚也觉得自家贵体有些狼狈,低头一看,好似掉在染缸里,遍体染就个红红绿绿的。面面相觑,竟解不出缘故来。

一连告了几日养病假,才敢出去会客。那繆奶奶又遣徐管家,送过四盘果品来看病。欧滁山款住徐管家,要他坐下。徐管家道:“小的是下人,怎敢陪相公坐地?”欧滁山笑道:“你好呆,敬其主以及其使,便是敝老师孔夫子,还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!你不须谦让。”徐管家只得将椅子移在侧边,半个屁股坐着。欧滁山分付鹁渚,叫他在酒馆中取些热菜来,酒儿要烫得热热的。鹁渚答应一声去了。欧滁山问道:“你家奶奶性儿喜欢甚么?待我好买几件礼物回答。”徐管家道:“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,那指望礼物回答?”欧滁山道:“你便是这等说,我却要尽一点孝敬。”徐管家道:“若说起我家奶奶,纱罗绸缎,首饰头面,那件没有?若要他喜欢的,除非吃食上橄榄、松子罢了。”欧滁山道:“你家奶奶原来是个清客,爱吃这样不做肉的东西。”徐管家嬉的笑起来。鹁渚早取了熟菜,摆上一桌,斟过两杯酒。二人一头吃,一头说,欧滁山乘兴问道:“你家奶奶又没有一男半女,年纪又幼小,怎么守好节?”徐管家道:“正是。我们不回河间去,也是奶奶要日后好寻一分人家,坐产招夫的意思。”欧滁山道:“不知你家奶奶要寻那样人儿?”徐管家道:“小的也不晓得。奶奶还不曾说出口来。为碍着三太爷在这里。”欧滁山道:“我有一句体己话儿对你讲,切不可向外人说。”忙把鹁渚叫开了,说道:“我学生今年才三十一岁,还是真正童男子,一向要娶亲,因敝地再没得好妇人。若是你家奶奶不弃,情愿赘在府上,我虽是客中,要措办千金,也还供得你家奶奶妆奁。”徐管家道:“相公,莫说千金万金,若是奶奶心肯,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费。但三太爷在此,也须通知他做主才妙。”欧滁山道:“你家三太爷聋着两只耳朵,也容易结交他。”徐管家道:“相公慢慢商量,让小的且回去罢。”欧滁山千叮万嘱一遍,正是:

耳听好消息,眼观旌节旗。

话说姜天淳晓得欧滁山得过若干银两,又见不肯起身,怕在地方上招摇出事来,忙对起八两程仪,促他急整归鞭。欧滁山大怒,将程仪掷在地下,道:“谁希罕这作孽的钱?你家主人要使官势,只好用在泛常游客身上。我们同窗同社,也还不大作准,试问他,难道做一生知县,再不还乡的么?我老欧有日和他算帐哩。”那来役任凭他发挥,拾了银子,忙去回复知县。

这叫做好意翻成恶意,人心险似蛇心。我道姜天淳这个主人,便放在天平上兑一兑,也还算十足的斤两。看官们,试看世界上那个肯破悭送人,他吃辛吃苦的做官,担惊担险的趁钱。宁可招人怨,惹人怪,闭塞上方便门,留积下些元宝,好去打点升迁,极不济,便完赃赎罪,抖着流徙,到底还仗庇孔方,保得一生不愁冻饿。我常想古今慷慨豪杰,只有两个:一个是孟尝君,舍得三餐饭养士;一是平原君,舍得十日酒请客。这大老官的声名千古不易。可见酒饭之德,亦能使人品传芳。假若剝出己财,为众朋友做个大施主,这便成得古今真豪杰了。倘自负慷慨,逢人通诚,赈锄水火的小恩惠,也恶夸口,这种人便替孟尝君厨下烧锅,代平原君席上斟酒,还要嫌他齷齪相。但当今报德者少,负义者多。如欧滁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肠,别赋一种贱骨格。抹却姜天淳的好处,反恶声狂吠起来。这且不要提他。

话说繆奶奶屡次着人送长送短,百倍殷勤。欧滁山只得破些钞儿,买几件小礼点缀。一日,三太爷拉欧滁山街上去闲步,见一个簇新酒帘飘荡在风里,那三太爷频频咽涎,像有些闻香下马的光景,只愁没有解貂换酒的主人。欧滁山见景生情,邀他进去,捡一副干净座儿,请他坐地。酒保陆续搬上肴馔